

先验与经验的想象 日常与创造的想象

□ 赵毅衡

摘要:想象是人的意义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,是人存在于世必须时时刻刻在运用的一种能力,想象是把人的心灵中不在场的意义于心灵中在场化的能力。想象有先验的与经验的两个基本类型:先验的想象在人的形式直观中,给予对象的最低形式完整性;经验的想象则在过去印象滞留形成的经验基础上,对面对的各种问题给出原本不在场的理解。想象主要分为日常的与创造的两个基本功能。日常的想象保证人能筹划解决将要采取的行动,或保证与他人的社会交流;而创造的想象,在艺术与科学中,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,发挥重大作用。

关键词:想象;意义;先验;经验;日常;创造

中图分类号:H0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1-8402(2015)10-0098-06

一、先验想象:直觉想象

什么是想象?想象是人头脑对“意义世界”的一种认知方式,是人存在于世必须时时刻刻运用的一种能力。想象是人的心灵,在头脑中已在场的经验基础上,把不在场的意义在场化的能力。想象把人的认识能力延伸到感觉与经验(积累起来的感觉残留)之外,使我们的意义世界不再局限于感觉的极端有限的范围。正因为想象无处不在,无时无刻不发挥作用,它是一个式样和功能繁多复杂的问题,必须分出类别来加以讨论。

首先,想象有“先验的”与“经验的”之分,必须仔细甄别。

意识究竟如何将事物的片片断断的感知互相联系,加以综合把握?许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,各家之说互相辨析,层层推进,已经相当严密。但是其中的某些关节问题,各家论说很不相同,至今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地方。其中尤其引起纷争的是直觉的先验的想象,这是人的最基本认知活

动中起关键作用的能力。任何人面对任何事物,只能感知一部分,想象另一些部分,然后才能综合起来,认知一个对象。例如,我们不可能满足于一片艳红的视觉,一股清香的嗅觉,或一些清凉光滑的触觉,甚至不能满足于这几种感知的相加,而是看到它的被遮蔽方面,看到它的整体,把它综合成“一枚圆形的果实”,这就需要想象,因为任何人不可能同时看到果实的两面。

这样就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:直觉想象的驱动力是什么?为什么需要用想象把感知融合到一个能接受的貌似“整体”的理解?为什么人的认知不能停留在必定片面感知上?简单的回答是:想象是人的意识的特征,是不由人控制的自我澄明的本质能力,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意识功能:人不能被动地从周围世界摄取感知,而必须获得对事物的“理解”,这就非要想象参与不可。

但是当我们再追问一句:为什么人的心灵不能满足于片段感知,而必须追求理解?理解本身是没有限度的,是可以无穷追索,人对事物不可能取

基金项目: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》(13&ZD123)中期成果之一。

作者简介:赵毅衡,四川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教授,符号学-传媒学研究所所长。

得一个“完美理解”。直觉的想象之所以不可或缺,是因为任何意义活动必须满足认知的“最低形式完整度”。我们永远看不到整体的苹果,只能看到一边,嗅到局部,摸到片面。哪怕投入整个实验室的观察仪器,一枚苹果,如任何事物一样,的全部细节是不可穷尽的,“一沙一世界”。事物本质性的整体存在,永远在任何感知之外。由于想象,人的主动意识能力不需要穷尽事物的细节,一时的获义意向性,就能把片面的感知转化成为认知的对象,也就是说让感知给予意识以关于事物的意义。由此,感知与想象综合成一枚水果,可以进一步(如果加入必要的经验)认知为“一枚苹果”,或者(如果再加入另一些必要的经验)认知为“一枚成熟可口的苹果”。

因此,想象,是“生产性”的,因为直觉的联想而具有“完整化”能力。^[1]想象的任务,是把部分在场的感知,综合成具有基本形式完整度的对象,甚至是在对象完全不在场时创造对象,例如没有看到苹果时,依靠经验中存留的对苹果的感知,想象一枚苹果,或是完全不需要苹果,根据心灵对水果的经验,想象一枚苹果。意识面对的对象,必然由两个部分组成:一部分的感知是直接的,另一部分没有直接被感知,却间接地要求意识把握它。意识不可能满足于片面感知,而是要求对对象作出具有意义的把握。而对象的直接呈现方面,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。只有当想象填补了空白,意识才获得了关于此对象的起码的意义。

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是康德哲学体系奠基之作,其中(尤其是1787年《第一版》)明确提出想象的重大作用。意识必然用先验的想象,对感知经验进行梳理与“有序化”,也就是说,意识不仅感知事物,更需要把事物构筑成意义对象。为此,想象的纯粹先验的综合,成为任何对事物认知的根据,因此,想象的直觉综合能力,必然先于任何经验与社会实践。只有当事物的感知被想象综合加工后,才构成对象:虽然意义是被对象给予的,但只有意识的先验想象综合,才是知识的起源。

应当看到,想象的这种综合效果,可以分岔进行,即想象同时进行几种综合活动。只要所得可以称为意义,即满足意义的“最低形式完整度”,就可以完成最起码的形式直观。正由于此,同样的形式感知,通过想象能形成的“对象”,也可能有多种。下面所说的,只是几类可能性的想想综合方

式:

想象首先综合出空间的“整体性”,这是意识对意义对象的最低要求,是所有先验想象中最基本的一种:只需要感知到事物一部分的呈现,想象就可以引向对象整体的共现。例如我们能看到的,不可能超过半边苹果;而在意识中共现的,起码是圆形的整体苹果,不然这个苹果观相的给予,没有达到最低形式完整度,这枚苹果,无法作为意识对象成立。当然,可以强辩说:万一另外半边被切掉了呢?万一我看到的苹果就是只有半边呢?的确,想象并不能保证绝对的“真相”,实际上任何感知都不能保证绝对“真相”,那需要进一步的足够的意义叠加,例如把苹果转来转去地看,才能保证是一个完整的苹果。只是,对于人的基本认知活动(例如我并不想购买此苹果),没有必要如此做。

先验想象也能产生时间的“连续性”。人感知的对象,很可能处于运动或变化之中,此时的想象,就会把感知的一系列相对动态位置,共现为某种运动。哪怕即时感知的是此刻的瞬间状态,意识获得的意义却不会局限于此刻,而是对象的此刻状态会带来的后果。最为明显而急迫的时间-空间意义,是对运动方向和速度的预判。看到事物的下坠,会直觉地想象到落下的下一刻,这是想象对将要出现的对象状态和位置的预判,是时间性的流程共现。任何身体的反应,都靠这种想象作为先决条件:某个东西能否吃到嘴,某个东西能否接到手,没有想象无法办到,因为人的意义世界是在时空中延展的,所以不需要局限于此刻状态。

对于时间客体,比如对一段声音的知觉,起源于一个“原印象”的刺激,以及这个印象的自动“滞留”(retention)^[2]与后面声音的连接,这才能行成一个曲调,或一声汽车喇叭。滞留是对于当下接受的原印象的保持,也就是说,当这个原印象发生的物理时刻已经过去,因此变得“不在场”,人的意识会自动地将它保留住(让它的感知残留依然在场),因此“滞留”是先验想象的中间环节。由于人的本能想象无所不在,滞留不仅仅在有意识的情况下(有意的记忆)可以进行若干次,在直觉意义上也会一再进行,不由意识控制地,即不必有意向性地进行。“它从一个滞留转变为另一个滞留,从不间断,因而就形成一个滞留的不断连续,以至于每个以后的点对于以前的点来说都是滞留,而每个滞留都已经是连续统。”^[3]钱锺书对这种“滞留”

因想象而变成“连续统”现象,举过一个很妙的例子:他引《优婆塞经》中的例子:“有智之人,若遇恶骂,当作是念:是骂骂字,不一时生;初字生时,后字未生,后字生已,初字复灭。若不一时,云何是骂?”钱锺书认为这种态度,可以“以资轩渠”。^[4]

想象的第三种功能,是指代。意识所感知的,并不一定是对象的一部分,而很可能在对象之外,但是与对象相关的某种意义连接。例如我们感知的是食指指向,我们能想象出来这是指向投入注意力的方向;我们感知到的是某种表情,想象到的往往是相应的某种心理,例如见到的是一个凶相,想象到的是此人的“愤怒”。这种指代,全世界所有的人,不管什么文明,不管年龄,普遍共有的,^[5]例如学界称之为“人类共相”的“基本表情”,已经被证明是无论何种文化的人类所共有的:人类学至今在争论人类最基本的表情究竟是5种还是7种。^[6]

上面列举的想象功能,都是先验意识,似乎是经验使然,实际上是先验的,与经验无关,并不需要经验积累,也不需要学习才能得到。不仅幼儿会有,甚至动物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些想象力:一个比较低级的动物,例如青蛙,见飞蚊的影子闪过而准确定位,闻异性的气味而发情,其捕食与求偶活动需要的最简单的想象活动,这是生存所需的基本意义关联。

对象对意识的获义意向性的回应,常称“实例化”,即意识可以立即获得的对象给予性。如果意识只能获取直觉地被感知的观相,那么它就不可能认知任何对象。因为能实例化的对象观相,永远是片面的,局部的,散乱的,一时的,无指向的。而意向性压力下的对象的存在,总是有一定的基本形式要求。只有在想象参与下,意识得到的才是一个合一的对象,让事物不再只是呈现局部的观相,而是部分摆脱了感知的片面性。只有当想象填补了直观感知留下的缝隙与空白,对象才被补充成为一个意识中的对象,而意识才获得了最起码的意义,不然它只是呈现非确定的、无法构成内容的表象。

这种想象,按自我意识的先验能力统一感知,因此,康德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第一版讨论提出:“想像力的纯粹的(生产性的)综合的必然统一这条原则先于统觉而成了一切知识、特别是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基础”。^[7]这种“发生于统觉之前”想象,是先验的想象,康德认为这是人类先天的认知

能力,想象对杂多感知的联结综合作用,使被感知的事物不再是自在的事物,而成为意识所创造的意义世界中的对象。

二、经验的想象

想像可以是先验的,更经常是经验的。经验的想象能在对象的全部或部分观相不在感官所及的范围之内时,让对象在意识中显现出来,因此是“再生性”的,它将一个先前经验过,部分记忆存留,但当下完全不在场,因此无法提供感知的对象提交给意识。没有这种想象力,经验只是我们的背景记忆之随机组合,有人称之为“思想的布朗运动”,因为它们是无序的。只有想象整理过的经验,才能成为再生对象的基础。

而且,想象用记忆中的“先前经验”综合出来的对象,完全可以是一种不仅当下不在场,而且意识中也并不要求未来在场的对象。这就是“创造性想象”。这种想象引发的对象,可以筹划在实践中制作在场(例如设计一所房子,策划一次言说),可以根本不筹划会成为在场(例如幻想飞翔),也可以以艺术方式实施虚幻的“替代在场”(例如用笔画出飞行鸟瞰所见)。

我们把这几种想象,统称为“经验式想象”。需要郑重说明的是:经验(experience)一词,中文西文都太常用,却很容易引出误会。康德说,“感官把现象经验性地展示在知觉中,想象把现象经验性地展示在联想(和再生)中”。^[8]他这一句话说到了两种“经验性”,第一种实际上是“体验”,是“经验”(experiencing)事物的行为。就此而言,感官、想象都可以说是经验性的,康德说的前一种“经验”,是意识的当下意向性活动,而不是心灵中储存的,须靠回忆唤出的材料。^[9]康德这句话所说的后面一种“经验”,则是过去的经验积累。这两种经验,都能支持想象把不在场的对象变得在场。本文上一节讨论的是前一种,而本节讨论的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材料,即用回忆引出有关“经验”的滞留时,想象对此进一步综合而显现对象的能力。

经验想象首先表现在类型化上,想象把对个别物的感知,引向类型意义。看到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物,或看到如此的图像,在尚未能顾及其他品质之前,经验已经让解释者得到一个类型化的想象:这是一枚苹果,其余的观相依旧可以暂时被悬搁。人的想象有强大的类型化能力,它把对象置放于

与各种对象的关联之中:看到一个红艳的果子,我们不一定要有尝过这种果子的经验,也能把它归于“果实”范畴。或许伸手取来咬一口,结果不一定尽如预料,因此类型想象具有的普遍性认知,在有限的程度上有效。在现象学看来,对个别对象感知可以被理解为范畴,原因在于意向性的“本质还原”:本质直观被给与的不仅有感性个体,而且有关系范畴,及本质观念。^[10]但是符号现象学的意义理论,没有必要把范畴视为“本质”,因为范畴也只是意义。

作为人类意识重要能力的想象,很可能在动物的意识中已经具有它们的萌芽状态,动物在环境中生存(例如觅食捕猎求偶)也需要一些想象本能。高等动物也可能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想象,例如狗能够准确地判断飞来物的方向和速度,但是他们很难随场合而变通,不可能通过学习而把它变成对非实在的运动之物的判断力。猎豹能预判羚羊的跃起高度而把它扑倒,但是不会预判其他物的运动,猎豹通过基因遗传而得的有限想象力,是专门化的。人不仅先验的想象是普遍化的,而且又有超越先验的学习能力,完整的人类心智能在积累的经验中取得足够的前理解,拥有高效的随机应变的普遍经验想象力。

想象与时间关系极为密切,可以说想象本质上是时间性的。只有当想象沿着时间轴展开,才形成“经验式想象”。^[11]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讨论时间意识,都通过分辨想象起作用的两种方式——保持联结和保持回旋——来区分两种“内时间意识”,也就是把对事物的时间过程的感知,变成想象中之时间之流。只要人追求意义的意识尚存在,只要携带这种意识的生理生命还在,经验中的感知“滞留”就会形成回忆,追加到先前积累的回忆之上,形成回忆滞留,成为想象再现的基础。“借助于这种滞留,一种对已流逝之物的回顾成为可能。”^[12]

想象重组经验中的回忆,让他们在意识中重新显现,同时反过来形成意识的“内时间”之流。经验滞留永远不会消失到无影无踪,滞留的连续带在时间流逝中,在渐行渐远的过去视域中,无疑会逐渐丧失它的鲜活程度,原来所拥有的意义渐渐“雾化”,最终与其他残留事件的残留印象弥合成模糊的一团。这时候就是想象力起作用的时候,想象能够利用已经不明确的过去经验,构成与往日

经验有映照关联的“相互提醒”的新视域,构成新鲜的“心眼所见”。

所以想象在双重的意义上是经验性的:“生产性想象”,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基本能力,在人意识体验到的感性基础上,补充对象的不在场部分;“再生性想象”,取决于从它如何与经验事物发生关系,也取决于它脱离这些经验依托的程度。^[13]人是一个时间化的存在者,所以人总是在曾经存在的经验之中“成为我”。经验的滞留变成已在,想象的预判落到将来,在它们的交织中释放出当下时间。^[14]意识必须取回或重温经验滞留,并且以此记忆为前提想象未来。

因此,想象的留驻地,就是人存在于其中的时间,因为只有想象,才能把体验式的经验(经历),以及经验的滞留,成为人的意义活动(理解与解释)的基础,用来前摄未来。我们可以说,想象只能存在于时间之流中,并且依靠时间发挥功能,想象活动“把不在场变成在场”,是一种把过去与未来统摄于当下的意义行为。

三、日常的想象,创造的想象

经验型想象,可以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意义活动中发挥作用,一个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的,延续性的日常生活,另一个是各种领域的,各种程度的创造性活动。一般说到想象的作用,都是指创造性想象在科学与艺术中的重大作用,实际上,想象更重要的作用,却是日常性的,任何人的生存所必需的,这点一直被学界所忽视,却在人类文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

想象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存活能力,哪怕人的庸常平凡的生活,也是在意义世界之中的活动,也必须建立在想象这一人类最根本能力基础上。想象是一种多维度看待事物的智力和能力,靠着它实现包容和融通。人脑作为一个超级复杂系统,善于从混乱无序的思想材料以及感官接受的模糊信息出发,来组织对世界的有序的理解与筹划。依靠想象,人能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,能把一系列选择性决策根据一个目的组织起来。

“对于思想,人们经常忘记它是一种艺术,即精确性和不精确性、模糊性和严密性相结合的一种游戏。”^[15]人的最平凡常规生活,例如走进菜市场准备购买一日之餐之所需,就是一场依靠想象把混乱无序的感知,模糊的经验,组织成一个可实践

的,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时时刻刻在作出如此复杂想象操作的,不是科学家艺术家作家,而是每日操劳的主妇,卑贱的厨娘,甚至似乎“寄生”的流浪汉。人脑的想像力不断地在幻想和思想、情感和实践之间过渡和游戏,而这正是人类进化力量的源泉。

日常的想象还表现在人际交往上,没有想象,我们无法理解任何意义传达,哪怕是用“明确的”语言进行的传达,都需要想象来帮助解读。这就是“再生性想象”的一种亚型“再现性想象”,即是把符号、语言、文字、姿态、形象,理解为心灵所见的直接形象。它不仅使语言之形象意义的形象把握成为可能,而且往往能使那些难以言表的形象意义展示为“言外之意”,以弥补语言工具在意义活动中的局限。因此这种想象也经常被称为“社会学性想象”,^[16]这种想象针对个人与身处的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关系。社会学的想象,起作用的地方是由个人与社会的关联而结成的网络中,即通过一种在场化能力,补充交流信息中的空缺与言外之意,把个人与社会联结起来。

我们的日常生活置于自己熟悉的文化中,一切似乎自然而然,循规办事,无需想象,实际上想象每时每刻在起作用。一旦我们意识到身处与文化这种人造环境之中,社会学想象的重要性,即基本机制,就立即凸显,我们会体会到日常生活的一切都需要社会性想象。萨特指出,想象“每时每刻都表现了现实的东西的隐含的意义”。^[17]

这种想象的基本特质是社会性的,个人只有置身于所处的文化中,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验,与人际的-社群的经验之间的关系,他必须把经验储备扩大到能覆盖社群中所有个人的大致经验,才能明了他自己身处于某种共享的文化之中,或是异族文化中能够比附猜测的部分,从而让想象完成交流。也就是说,把意义交流放在文化背景中来考虑,只有这样才能想象不在场的部分是什么。

社会学的想象不仅看到社群文化经验,而且看到社会结构。只有这样,想象可以区分交流中的个人因素,和文化社群中的公众经验。两个面临的交流困境个人,往往是由两个交流对象背后的社群文化差异所决定的。胡塞尔坚持:与其说世界是客观的,不如说世界是“主体间”的,所以“表述并不需要真实的词语,而只需要表象就够了,在想象中,一个被说出或被印出的词语文字浮现在我们

面前,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存在”。^[18]不存在的意义,正是想象起填补作用的地方:必须设想对方心中在场,而我心中不在场的差异部分,必须在交流中迅速填补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用想象,才能“设身处地”地理解人际关系,形成社群,形成社群间联系,只有用社会性、日常性的想象,才能试探理解“他人之心”。

想象的最明显用武之地,似乎是科学与艺术天马行空地凭空设想的能力。^[19]科学研究需要三种能力:想象、洞察力和理解力。其中想象是首要的,因为它才是直接创新的思维。想象显然与精确的推理相对立,精确推理的特征在于必然性,即所谓的“客观性”和“唯一性”,而想象的力量正在于它的试探能力,它的非精确性,它的意义推演的多种可能。实际上科学的推进,需要强大的想象力,尤其在一个发现或发明的起始阶段。爱因斯坦认为:“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……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的或实验技巧的事。而提出新的问题,新的可能,以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,却需要创造和想象。”^[20]但是出现在科学研究、艺术创作、理论思考之中的创造性想象,与日常性想象,并无本质的不同,只是把“设身处地”应用在超出日常所需的地方,应用于异乎寻常的问题而已。

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大陆漂移学说,证明创造性想象的重大作用,也说明想象的非精确性局限。非洲与南美洲的海岸线,在图形上过于重合,这点不得不激起人们的想象:可能是同一块大陆分裂造成的。大陆漂移观点最初由亚伯拉罕·奥特柳斯在1596年提出,后来德国气象学家阿尔弗雷德·魏格纳在1912年加以阐述,他是气象学家,所以他的想象的原因是潮汐推动大陆漂移。直到20世纪中期,地质学家发现海底扩张,三大洲渐渐分离的原因才明确起来,大陆漂移学说演化成形成板块构造学说,成为现今地理学地质学的根基。

同样情况,可以见于所有的重大科学发现。哥白尼对太阳系的“日心说”只是一种想象,但是在行星轨道的计算中得到了证明;核酸分子的双螺旋结构,是沃森和克里克的想象做出的大胆猜想;宇宙大爆炸理论则是一种图像性的假说。宽泛地说,所有科学成果都离不开想象。所有人的思想活动都由想象与思维推理构成,二者的相互制约,互相规定,协同起来构造新的理解。想象推动了理性

思维活动,不致于抽象得苍白无力;而想象因为得到了抽象推理的趋真性解释,也不致于因为过于自由而变得紊乱无序。^[21]

因此,可以看到,想象是人的心灵构成意义世界的必需能力,但它不是获取认知的唯一能力。在材料一边,认知需要依靠直观感知,依靠经验滞留;在思维一边,认知需要思维推理,需要文本间证实。但是想象是充满着整个意义过程的胶合剂,它是整个意义世界大厦的水泥:没有想象,一切都是碎裂的,可能有材料,可能有构成,而无充实的形态。

想象必须依靠其他各环节——直观感知、经验滞留、逻辑证实——依靠与它们的组合,这些组合形成想象的诸种类型。粗浅地说,日常的想象更偏重于经验,创造的想象更偏重于推理;艺术的想象更偏重于直觉感知,而科学的想象更偏重于文本间或文本与实践之间的互证。

如果离开与其他思维环节的联系,想象无法单独构筑意义世界。不依靠这与其他环节的联系,想象就会解脱为幻想。幻想排除与逻辑证实的连接,构筑出来的意义世界就可能很离奇,甚至荒唐离谱。在梦中,在各种幻觉状态中,想象自由自在,与其他环节只有松弛连接,经验材料被任意处置,推理与证实如果偶然冒出来,也由于阻滞想象的自由展开而被扫除出意识。

因此,幻想和梦虽然也是想象,但是既不是先验性想象,也不是经验性想象;既不是日常性想象,也很难作为实践的创造性想象。一部分着意颠覆秩序的后现代思想家强调,在幻想艺术中,例如在自古以来的奇幻艺术中,在现代的超现实主义艺术那里,这种自由解脱的想象,具有特别的艺术创造力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康德: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邓晓芒译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4年,B152节。
- [2]Dong Minglai, "Interpretation as Protension: The Temporal Mechanism of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", 《符号与传媒》2014年第8期,54页。
- [3]埃德蒙德·胡塞尔:《内时间意识现象学》,倪梁康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7,390页。
- [4]钱锺书:《管锥编》,《老子王弼注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07年,第一卷,685页。
- [5]Paul Ekman, "Universal Facial Expressions of

Emotions", California Mental Health Research Digest, Autumn 1970, no. 4, pp.151-158.

[6]例如Carroll E Izard, "Innate and universal facial expressions: evidence from developmental and cross-cultural research", Psychological Bulletin, 1994, issue 4, pp.288-99; 近年如Keith Oatley & Philip N. Johnson-Laird, Basic Emotion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, Reasoning, and Psychological Illnesses.? Emotion Review, 2011, Issue 4, pp.424-433.

[7]康德: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邓晓芒译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4年,126页(第一版A118节)。

[8]康德: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邓晓芒译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4年,125页。

[9]《古今汉语词典》定义“经验”:“1. 体验,亲身经历;2. 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或技能”;《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》定义“experience”:“1. actual observation of or radical acquaintance with facts or events; 2. knowledge or skill resulting from this”。

[10]高秉江:《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》,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5年,109-110页。

[11]Dong Minglai, "Interpretation as Protension: The Temporal Mechanism of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", 《符号与传媒》,第8期,2014年,p. 25.

[12]埃德蒙德·胡塞尔:《内时间意识现象学》,倪梁康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7,472页。

[13]Martin Heidegger,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,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90, p.91.

[14]马丁·海德格尔:《存在与时间》,陈嘉映、王庆节合译,熊伟校,北京:三联书店,326页。

[15]埃德加·莫兰:《迷失的范式:人性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,104页。

[16]W C. 米尔斯:《社会学的想象》,陈强、张永强译,北京:三联书店,2005,7页。

[17]让-保罗·萨特:《想象心理学》,光明日报出版社,1988年,283页。

[18]埃德蒙德·胡塞尔:《现象学的观念》,倪梁康译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7年,25页。

[19]方芳:《中国现代幻想文学叙述研究之构想》,《符号与传媒》第8期,2014年春季,157页。

[20]爱因斯坦与茵菲尔:《物理学的进化》,刘佛年译述,重庆:商务印书馆,1945年,47页。

[21]胡潇:《意识的起源与结构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,299页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64)
(责任编辑:陈建宁)